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5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在水一方

我又搬回了河边的老屋。

住在十几层高的楼房,虽然安静没有蚊虫滋扰,可以俯瞰城市的灯火璀璨,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常在睡梦里梦到在河边的生活情景。

小时候的土坯屋东边就是一条河,一条很有年代的老河,弯弯折折地从北边流向南边,很不规整,河西就是老家的庄子,沿河住着很多人家。我家就在庄子的最南边,河东就是农田,父母们早上走过土木桥去上工,傍晚又走过桥回家来。

老河的水很清澈。春天河底萌出的水草嫩芽跟着河水摇摇晃晃地一起长高,河边父亲栽下的茭白根一簇簇地绿剑般挺出水面,不知从哪儿飘来的菱角冒出嫩嫩的叶子,安闲地躺在水面上。

夏天的河里热闹得很。水葫芦最是霸道,把靠近生产队牛房那段水面挨挨挤挤地铺成了一块碧绿的田地,实在说不过去了,便故作着般地开几朵粉红花算是并不真诚的道歉。还有南边水面上铺展着的一片片圆溜溜大锅盖似的鸡头米叶子,满是尖刺,让人望而生畏,开花了,粉红粉红的,倒是好看。待花下的鸡头米鼓成小拳头大,大孩子便用麻绳打一个活套结,甩出去,套住了,拉到河边。菱叶下长出小小的菱角了,我总嫌它长得太慢,过几天翻一次菱棵,才小指肚头一点大,就被我摘了送进嘴里。茭白已长得密密丛丛,高过了我的个子,腹下鼓鼓囊囊,早被我尝过了它的鲜嫩。瓦亮亮的阳光照在河里,水底下深青色的水草茂密,便是藏也藏不住,草间的小鱼在水草棵里游来窜去,惬意得很。河边的桑树壳树像调皮的孩子,偶尔摇下几颗紫黑的桑葚或是大红的壳树果到水里,逗得鱼儿们在水面上激起阵阵的水花。

河边有一个父亲垒的小码头,砖叠得并不平整,但淘米洗菜,浣衣挑水,一天都离不开。那是我快乐的码头。淘米时,我总把淘箩没于水下,小鱼围拢过来,游进淘箩,我静静地看它们在米上翻上翻下,猛一提起来,小鱼便在淘箩里绝望地蹦跳起来,我拎着淘箩回家,把小鱼放进鱼缸里,总惹来妈妈的责备。我用母亲的缝衣针弯成鱼钩,用缝被子的粗线穿上干蒜薹作的浮子,以蚯蚓作饵,钓上来的多是餐条或泥鳅,泥鳅熟了喂鸭,餐条搁了盐和酱油放在饭锅头上蒸熟,鲜得很。有时我一个人坐在码头上,赤了脚泡在水里,任河里的小鱼咬咬,痒酥酥的快活感从脚底传遍全身。

十岁后搬家了,还是河边,只是河换了个方向,从西边流向东边,是一条刚开挖的新河,就在屋后。河南河北陆续搬来了很多人家,老

庄子换成了新庄台。

暑假里,烧好饭,草屑贴在汗淋淋的身上,赶紧抱个大南瓜到河里,来来去去地狗爬几回,又在河泥里摸河蚌螺蛳。蚌肉烧青菜可是一道美味,螺蛳嘛,可以挑出螺肉来炒韭菜,最好是在清水里养上几天去泥,剪去螺壳的尾巴,加上葱姜酱油青椒炒,真真是夏日一绝,便是打个嘴巴都舍不得丢下。清早或是下晚,常会在码头前看到一条大黄鳢,幽幽地只把半个头伸出水面,小嘴巴一张一翕,小眼睛一动不动,见有人来,便不声不响地把身子缩到了水底,隐去踪迹,但我不想把它给找出来,只为给我的码头留一点趣味,一点念想。过段时间,父亲都要撑来水泥船,用一把竹制的鬲子鬲泥积肥。鬲泥是个力气活,撑开鬲柄把河底的淤泥鬲到船上,再从船舱舀到猪圈里,河泥很肥,再扔进青草,猪是个勤劳的积肥能手,一边闷头挥拱吃草,一边来来回回踩踏,成就了肥厚的农家肥。人们依水生活,靠水吃饭,对河也特别爱护,再加上户户鬲泥作肥,河水特别干净,没有今天的淤塞和垃圾污染。傍晚,拿过毛巾肥皂,到河里游两回,洗个澡,那种自由畅快不是在仅能容身的澡盆里可以相比的,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生活在严重干旱齐鲁大地上的孔子难得享受,我却能日日消受。回来再拎几桶河水泼洒在门前的砖地上,晚风习习,稻香幽幽,蛙声阵阵,有了河,盛夏的炎热便凉了不少。

工作在城里,我把家安置在离大运河不远的一条宽阔灌溉河边,水流汤汤,西来的运河水每天都急急地从门前流过,穿越小城,向东流向农田人家,滋养着水乡的万物生灵,陪伴如我一样水边长大的人们。我依然可以在河边码头上浣衣洗菜,还有很多钓客在河边痴守,勤劳的邻居们千方百计地利用河边的零碎土地,栽上几棵茄子、青椒,架上一栏豇豆、黄瓜,种上一小块青菜、萝卜,这是城里难得的待遇,他们相信河水浇出来的瓜菜才是最可口养人的。岸坡下长着一小片野生的芦苇,端午节,妻便拿个篮子,到河边打上半篮箬叶,厨房里便有了冷冷水汽的粽香弥漫出来。

后来为了孩子上学暂别了河边的老家,搬到了小区的楼上,只能在空中眺望远处的河流,隔几天,我就要到老家去一次,看看河水的涨落,拎几桶河水,浇浇院子里的花草。

现在,我又搬回了老家,水在我的边上,我在水的一方,我知道,那个叫“河”的东西已成为我血脉的一部分,它流淌在我的身体里,从童年流过了少年、青年、中年,一直流淌向我生命的远方。

两点过后,来到医院。三点进入碎石室,躺在平台上,有机器咕咚咕咚作响,有强烈的震撼力。大约四十分钟结束。医生说,石头已经碎了,将通过尿道排出。排石过程中,仍很疼,有血尿,要多喝水,还不能着凉。

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四点,十个小时,已经疲惫不堪。

妻子叨咕:“哪这么巧的?偏偏这一天发作。看来今天是去不了啦,你看看,气色多差。”

但我想着,尽管如此,外甥家还是要去的,倒不是为了喝一顿酒。“到外甥家也就一小时车程,我们歇一会,迟一点出发。”我对妻子说。

“你还想去啊,不要命啦?”妻子有点惊讶,有点恼火。

“别这么夸张,必须去,不去怎么说呢?”

“向外甥解释一下,说身体不好。”

“你向外甥解释了,外甥自然不好说什么,但是,你能向所有亲戚解释吗?亲戚们看我不去,他们会怎么想,一些好事者,又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,你能堵住别人的嘴吗?你都说了‘哪这么巧的’,别人不会这么想吗?我生长在农村,这样的事,见过不少也听说过很多。”

“管他们怎么说,你生病是真的,再说,差你一个,人家酒席还不照开?”妻子坚持认为去与不去无关紧要。

话是这么说,但是,还有个特殊情况,我姐姐过世了,我如果不去,亲戚们难免怀疑“太巧”的同时,以为我与外甥家有什么意见。

妻子见我态度坚决,说:“生病的是你,去与不去,你看着办,到时候再疼起来,别人代替不了你。”

最终,我还是撑着参加了外甥家的暖房宴,因为我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当天的巧合。

伏天晒酱

母亲过去常说:“富人靠本账,穷人靠缸酱。”意思是说,富人靠做生意发财致富,穷人靠储存的一缸酱豆以菜度日。我知道,夏天晒好的一缸酱,是全家一年的下饭菜。

一人伏天,母亲就将精选好的圆润饱满的黄豆用井水浸泡一夜,次日放进锅里煮沸。根据母亲的经验,火候颇为讲究。如果想吃粒粒如珠的酱豆,就把水煮沸即捞,这样能保持黄豆的嚼劲;如果想吃比较细碎的酱,那就将黄豆煮久一些。

把煮好的黄豆捞出,滤干水分,等待豆凉后拌上面粉,然后均匀地铺在垫有一层蛇皮袋的竹床上,再在上面盖一面被单。竹床放置于阴凉的里屋,为黄豆的“霉变”提供了幽静舒适的环境。两三天后,黄豆开始长出洁白的菌丝,像是一层薄薄的轻霜。我知道这些茸毛是有生命的,它们包裹着黄豆,秘密完成味觉的嬗变。

又过两三天,这些菌丝颜色由白转变成青黄色,已将黄豆完全覆盖。母亲见时机成熟,将这些板结成块的黄豆用木棒敲碎,再用手搓成颗粒状,盛放于准备好的缸里,撒上较多的盐。我已烧了一锅开水,待水凉后,母亲将水缓缓加入缸内,然后用铁勺搅拌均匀。

我们把缸抬到一个石墩上,把对鲜香的期待交给时间,交给三伏天的太阳。母亲每天中午都会顶着烈日去翻晒几遍,并随时观察酱豆的变化,必要时加水、加盐。遇到骤雨来临,我们要提前用大盆盖住缸盖,上面压块砖头,以防被狂风刮走。

这缸酱,是母亲在三伏天里最伟大的作品,让农家小院里弥漫着浓浓的酱香。

几年前的夏天,留守故乡的母亲依然晒了一大缸酱。这次做的酱,母亲优化了传统工艺,加入了大量的西瓜瓢,让酱更加鲜甜。等到秋天,她将半缸酱设法送达已在南方生活的我,我感觉到有些多,就送给朋友,受到朋友的盛赞。母亲非常开心地说:“明年我晒两缸。”

可惜,母亲还没完成这个夙愿就意外离世。三伏天时,我时常想念母亲,想念母亲用爱酿造的酱,鲜香了岁月,浓郁了乡愁。

□广东广州刘强

两棵古树

仲春时节,我去了趟溆潼古镇,它坐落于泰州姜堰区。两棵千年古树吸引了我:一棵是古山茶,一棵是古槐树。

踏进古镇入口,拐几道门对着门,青石铺就的幽幽小巷,便见一棵高耸挺拔、枝叶繁茂的山茶树立于一幢山茶园。山茶树高大,抬头望去,枝枝相连,叶叶相攀,听得见树叶在春风中扑簌簌的声响。我喜欢这些有着自然原始本色的树木,散淡于天地之间,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。据说这棵山茶树有一千多年历史,历经严寒酷暑,终年常绿。树下有一口古井,和树一样饱经风霜。我们去得迟了,只见万绿丛中几株艳红的茶花点缀绿叶间。若清明前后去,整棵山茶树花发万朵,一朵朵橙红、艳丽的花瓣,好像擎着明亮的灯盏,蔚为壮观。想起陆游咏山茶花的诗:东园三月雨兼风,桃李飘零扫地空。唯有山茶偏耐久,绿丛又放数枝红。这棵山茶树与云南丽江古山茶、台湾阳明山草山红山茶分别结为“姐妹花”“团圆树”,足见它的知名度了。

在古山茶树旁,开了一家颇有创意的山茶花邮局,门面不大,专门出售山茶花邮票和小型张。柜台上由邮政部1979年发行的一套云南山茶花“特种邮票”,共10枚,及同日发行的一枚小型张。其小型张的图案选用了云南山茶花中的宝珠茶、松子鳞、麻叶蝶翅等名贵品种。有几个游客在柜台前指指点点,买上几枚《云南山茶花》邮票,是贴在明信片上的,盖有溆潼邮戳。而面值2元一枚的小型张价格不菲,只围看而无人索购。

移步转景,踩着会发出响声的青砖路面,走过去就看到“绿院垂槐”一景。古槐树坐落于院落的墙角。周围筑起了半腰高的木栅栏,栅栏上挂满红红的同心结飘带,有的色泽鲜艳,是游客刚留下的。树身有合抱之粗,也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树龄。古槐根部长满翠色欲滴的青苔,树身倾斜着,伸出墙外,树皮粗糙,疤痕累累,历经沧桑。虽已仲春,参天古槐似还未从冬眠中睡醒,仰视望之,稍不注意头上的帽子都会掉下来。那高高的干,黑黑的枝,主干上树枝纵横交错,未经人工修剪,长得随意。树梢尽头,冒出的新叶稀稀落落挂满枝头,绿绿嫩嫩。看那古朴的造型,老辣的枝干,巍巍然如一座斜塔,无不渗透出一种历史的沧桑和久远。当地一位老人对我们说,古槐到了极盛期,枝叶繁茂,生机盎然,长成一柄大伞模样,洒下一片阴凉,待槐花盛开,层层叠叠,宛如“花瀑”,景致美极了。

伫立于古山茶、古槐树前,敬重感油然而生,是因为它们那副虬根苍枝、阅尽天荒地老,历经千年沧桑的凝重与厚实;是有感于它们透出的一种老而不朽,古而不迂,傲而不孤,媚而不俗的精气神。在它们古老的枝干里涌流着、奔腾着极具旺盛而悠远的生命力与忍耐力。

事实上,有了一代代人对这两棵古树精心的爱护,着意的护理,才使原先寂寂无闻、无人歌咏的山茶树、槐树名垂后世,成为当地古迹,牢牢地扎根溆潼大地,见证着、亲历着这座古镇从历史云烟、历史巨变中走来,与时代同行。

□南京徐廷华

□高邮谢明星

巧合

去年11月我遇上了一件“巧合”的事。今天想来,有点无奈,还有点后怕。

去年10月的某天,大姐的二儿子,带上两包礼,特地从兴化到我家“把信(传递消息)”,说他儿子11月11日结婚,请我们全家到时去喝喜酒。第三代结婚,我当然非常高兴。

一晃到了11月,吃喜酒的日子临近。我还特意到商城买了新的衬衫和外套,亲戚朋友几十桌,总不能邋邋遑遑的。11月9日,外甥又打来电话,让我们10日晚就去他家吃“暖房酒”。这是传统婚礼的约定,现在虽有简化,但条件允许(场地、时间),亲戚还是要喝暖房酒的。往时,老家的习俗,儿女婚嫁是三天,头天下午上客,第二天正日,第三天午饭后散客。我也爽快地答应了。

11月10日清晨,刚从睡梦中醒来,左下腹部突感疼痛,而且越来越疼,疼得大汗淋漓,难以忍受。我知道,可能是尿道结石复发了,几年前暴发过一次,喝了很多袋排石冲剂,得以缓解,但也没有明显感到排出石头。好在医院离我家很近,妻子用车送我到医院,做了系统检查后的结论果然是尿道结石。医生说,也没有特效的办法,只能挂点水、用点止痛药,还要赖以多喝水、多运动,最终排出石块。这样一折腾,直到上午十一点才回到家里。不疼了,也轻松了。正如医生所说,结石这毛病来时暴风骤雨,去时风轻云淡。

我对妻子说,这下可好了,不影响下午去外甥家吃酒。没想到,中午十二点,那个部位又疼起来,我急忙吃了止痛药。我立马打电话给另一家医院的泌尿科专家朋友。朋友说,你两点过来看看,能不能碎石,最彻底的办法是将石头碎了排出来,这是釜底抽薪之法,其他的都是辅助手段。

□高邮姚正安